

长篇小说

大晋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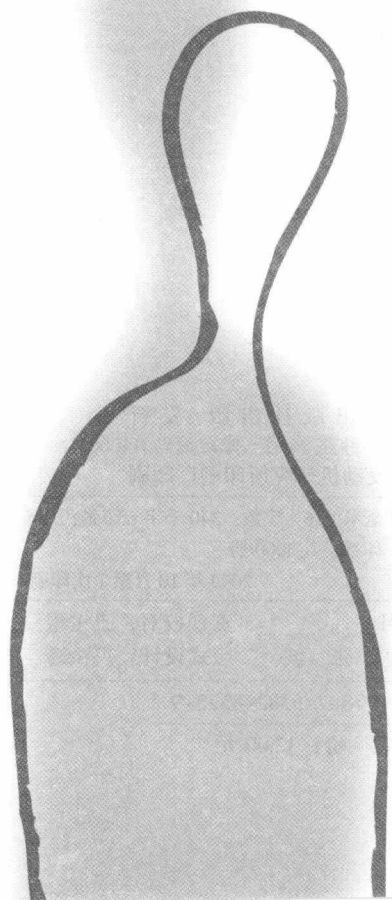
符兴全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长篇小说

大晋希声

符兴全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音希声 / 符兴全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82-8523-9

I. 大… II. 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41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340 千字 印张: 18.5
印数: 1-3000 册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君

责任校对: 王玉琨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波

版式设计: 冯少玲

ISBN 978-7-5382-8523-9

定 价: 32.00 元

李兴民悠然地坐在家里的客厅里，看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商战圣手——松下幸之助》传记，他精瘦的个子，清俊的脸，白嫩的皮肤，高挺的鼻子，好像总是冒着火的眼睛。新闻没真的看进眼里，书也没心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几十个人大代表自发联名推荐他当副县长的候选人。这几天，是永兴县县级政府班子换届选举的日子，李兴民是县计委主任、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有几个很友好的农民代表，笑着向他表示了自发推荐他的意愿，特别是文兴镇的立兴村委会党支部书记陈忠慧，表示了坚决推荐他的态度之后，还发了些义愤：“有能耐，为民做事的，就不候选，把那些刮民脂民膏的来候选！”兴民知道，他骂的是原文兴镇委书记文其非，此人是由市委组织部推荐的副县长正式候选人之一。他当镇委书记时，对治理文兴河污染抬不起兴趣，但低价出售文兴河两岸的农田，让人家圈地倒很热衷。李兴民在计委主任的位置上，沿文兴河走了多少次，带着治污材料跑市计委，跑市农行，取得1500万发行四年期的企业债券，其中500万治污，1000万建设甘蔗基地，使位于文兴河上游的文兴糖厂榨季不再污染，沿河五个镇的人民又照样用河水养殖、灌溉，照样种植甘蔗，过上“甜蜜”的生活。李兴民回想着这些年的工作经历，胸中翻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感”，他说不出这种“甜蜜”应该怎么表达。是跟恋人在一起时的“甜蜜”？不像。是跟老婆、女儿在家里共看“春节联欢晚会”时的“甜蜜”？也不像。似乎有一点像看到毛泽东坐着柔和的阳光下，读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特大号外时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一种壮美的“甜蜜”。为民办事成功之后，油然而生的“甜蜜”，虽然有大小不同，但

甜蜜是同样的。人生有几次这样的甜蜜，足矣！由此，他又感到几十位代表联名推荐他，是那么的自然，推之有据，荐之有理。他竟然蓦地觉得，这个副县长位置应该是他的，而且，还不应该是个副的，人民群众要能推荐或者直选第一把手，那他还要竟一竞、搏一搏这一把手的位置。

“铃铃铃！”电话响了。今晚，他听了好几个电话，都是代表们打过来，表示他们心意的。他也心领了。这时，该又是那种友好的表示。他不紧不慢地拿起话筒，对方的语气很急促：“李兴民吗？我是县委组织部的，你现在立即到县委组织部办公室，立即来！”他还来不及反应，对方就把话筒搁上了。

六层楼高的县委大楼，组织部办公室在五楼。楼前一棵高大的凤凰树，大楼上的灯光照出满地落英，黑红黑红。

“李兴民，”一个很轻的声音从树底下飘出来，县委常委秘书——李兴民的好友郑有和向他招手，李兴民笑呵呵地走过去，伸出手，准备接受祝贺性的握手。“兴民，”郑有和紧张地压低声音，“事情闹大了，上头很恼火，你不要跟他们顶，他们叫你咋办就咋办吧。”

“什么事？！”李兴民惊讶不已。

“代表们联名推荐你，但上头内定的差额候选人员不是你，他们要你服从安排，主动放弃这个候选人资格。”“我干吗要主动放弃，是群众推荐我，又不是我搞小动作，他们火啥？还要不要法？”

“唉，当官这么久，你还说这孩子话，服从就是，老兄，有人在内部传话了，若选上也把你调到偏远县当个政协副主席，若选不上，常委不能再用你，因此，这次你不听话，不会有好果子吃！而且，王书记、赵部长也要受批评。”

李兴民的气一股一股地撞击着胸口，胸口堵得慌，脖子和脸颊都发热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外面一套，里面一套。他感到颧腮一阵阵发热，眼里冒出金星。辛辛苦苦工作，得到人民信任，反而像犯了罪一样！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盯着郑秘书，大半天才进出两个字：“谢谢。”而他心里在狠狠地说：我就是不服从，看你们怎么样！

部长的办公室，熟悉的摆设，办公桌前一张长沙发、两张短沙发。县委的王书记、赵部长已等在那里了。两个人分别坐在短沙发上，都默默地抽着烟。王书记是很欣赏、很爱戴李兴民的。李兴民也是他一手培养和提拔的。老实说，李兴民要能够成为候选人而且当选副县长，也是他乐于看到的。但市委组织部高日富部长坐镇指挥，

一定要县里按市委的意图办，他跟赵部长，也只好来充当这个尴尬的角色了，而且还领了死任务：说不服李兴民，接受上级的处分。一见李兴民，他们都很客气地站起来，迎接贵宾一样，把李兴民迎进办公室，没了往日在部下面前的威严。李兴民在长沙发上坐下来，他们俩也坐到长沙发上，三人并排坐着。

“今晚，我们交个心……”赵部长娓娓道来，话语恳切，部长骨棱棱的国字脸，高大的身材，两边颧骨上总闪着刺眼的亮光，让人不敢靠近，但此刻显得很随和。王书记微微笑着，秃秃的头顶，油光发亮，后脑勺几根细头发，梳得很整齐。在李兴民的眼里，王书记一直是位仁厚的长者。这都是李兴民的老上级。他从财政局的股长到副局长，又到计委的主任，都是面前这两位首长一级一级提拔上去的，他上楼时的一腔怒气，随着赵部长软软的话语，渐渐地往下消。他的脑海里，翻动着赵部长每次找他谈话，宣布组织提拔时的情景，翻动着如果他违拗了市委组织部，那么这两位“知遇”将会被呵斥，被贬谪的情景，他那颗发狠的心开始软下来。

“你女儿今年不是中南财经大学毕业了吗？上次你对我说，想让她分配在县财政局工作，我们已考虑了。当然，我们不是拿这些个人利益引诱你，但我们交往这么久了，当做朋友交交心吧……”李兴民感到心头被蜇了一下，一阵钻痛，脑子蓦地大起来，女儿灿烂的笑容、玲珑的身影倏地映在他眼前。他就这么个女儿，这么娇气，这么可爱，现在的工作，容易找吗？说句实在话，他李兴民这些年来，有点官运，跟这女儿有很大关系。他向来自认为有点才气，在小机关里恃才傲物，很不把机关的头儿放在眼里，甚至狂妄到在1973年，他刚参加机关工作的那一年，出于对当时的县委书记阻止商品流通，阻止农民赶集买卖农产品，组织群众专门在公路两旁积火烧肥应付检查等等一套套极左做法的义愤，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气概，署着自己的大名，在县城街道上张贴几千字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批评县委书记，幸亏有贫农出身的当红身份，逃过一劫。此后他仍书生气不改，屡屡在民主生活会上面对面向局长提意见，因而屡屡不沾提拔的边。有一次，他正在二楼的办公室写完一份材料到走廊松松脑，一个稚嫩可爱的声音向他冲来：“呀，爸，呀，爸！”刚刚牙牙学语的女儿正光着屁股在沙堆上玩，抬起头看见她的爸爸，兴冲冲地笑着，她仰着圆圆红红的脸蛋，咧着嫩嫩红红的嘴巴，露出刚长出来的两个门牙，可爱极了。一股暖流涌满他的心田，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要让女儿幸福地成长，不能让女儿因为自己而受委屈。从此以后，李兴民变得乖顺多了，对不平的事，也会忍耐了。而他的才气，则越来越显示出来。这样一来，果然慢慢时来运转，官运亨通。在女儿上大学那年，他当上了计委主任，有了能够相对独立地为民办事的条件，当然，也有了为自己女儿

谋份好工作的机会。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而且随手可得，这么多年来，自己的耐性和智慧，不就是女儿给激发出来的吗？而且，某种意义上，自己不就是为了女儿才这样小心谨慎的吗？今天，能不顾女儿前途而逞强好胜，孤注一掷吗？

“部长，书记，我确实舍不得放弃我的这份光荣，放弃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也确实不忍心辜负代表们的好意，但我又是共产党员，你们又是我的恩长，我就，我就听你们的吧。”

“是服从组织。”书记、部长同声纠正了一句，接着又拉了一些家常。

后面的话是什么，李兴民一句也听不进去。

李兴民大脑嗡嗡地进了家门。给他开门的，不是他善良贤惠的妻子，而是全县有名的种蔗专业户林盛山，他高大魁梧、一脸笑容，兴冲冲地问：“敲定啦！”

李兴民勉强地笑了笑，说：“服从组织了。”

“什么意思？”

“铃铃铃”，李兴民无力地抓起电话筒，是立兴村委会党支部书记陈忠慧的声音：“兴民，他们都分别找我们谈话了，我们都坚决不撤单，你要挺住，挺过今夜，就胜利了！他们找你了没有？要还没找，你连夜回老家避一避。”

“慧兄，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我，我……”

“什么？什么？你放弃了？投降啦！李兴民呀李兴民，我们这些农民兄弟，算是看错人了！软骨头！”电话啪地挂断了。

李兴民仍拿着话筒，任“嘟嘟嘟”声响个不停，一脸苦相。

“李主任，究竟怎么回事？”

“林盛山，我有苦难言呀……”李兴民对林盛山推心置腹起来。

林盛山默默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一脸肃穆。他是李兴民的好朋友，李兴民上下奔波，劳其心志，解决了糖厂的污水治理资金和甘蔗基地资金，使他们俩从相识到结为莫逆之交，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站在永兴河边，望着河里黑糊糊的河水和漂浮的死鱼，闻着一阵阵刺鼻的臭味，眼看着几百名农民向县政府方向走去，糖厂厂长跟在农民队伍后面嚷个不停，他的心像酥饼一样散碎了。他的2000多亩甘蔗要成废秆秆了，连烧火柴都不如，他投下的几百万元就好像这河面上的死鱼……这时候，李兴民来了，林盛山抓住他的臂膀说：“李主任，帮我们想点办法吧。”李兴民点点头，很严肃地说：“正在想办法。”这就有了1500万企业债券的发行，污水废水被治理好了，河水变清了，鱼儿游起来了，林盛山的2000多亩甘蔗得救了，而且因此得到

500 万的债券资金，再开辟了 2000 多亩的甘蔗基地。那一年春节，林盛山提着 10 万元现金到李兴民家拜年，李兴民友好地拒绝了，他说：“既然是朋友，就不在乎这些，我现在不缺钱花。”林盛山不肯让步，说：“李主任，你就太不给面子了，你这样，我回头还怎么做人做事。”李兴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给了这个面子，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那是什么？”

“是商人，是不法商人了。”

林盛山只好作罢，但在他的眼里，李兴民成了他最崇拜的人。

大概过了两刻钟，林盛山霍地站起来，紧紧握着李兴民的手，说：“李主任，我理解你，珍重。”说完就告辞了。

“锵锵刚才打电话回来。”一直默默坐在一旁的妻子，向他报告女儿的电话。妻子桃子形的脸，中年妇女的富态，大大的眼睛，柔里带愁。二十二年了，丈夫衣食穿用，她打理得有条不紊，丈夫的升降沉浮，她只默默地看在眼里，从无插过一句嘴，她求的，只是丈夫和女儿的平安，什么升官发财，可遇不可求。因此，此时此刻她最放在心上的是女儿的工作，她说：“广州一家环保建设股份公司想聘她，她想应聘。”

“呵！”李兴民感到混沌阴暗的心间透进了一束阳光，浑身轻松了好多，“人家上门招聘吗？”

“是，她说现在最缺股份制企业的财会，人家看中她了。如果同意，明天就签约，还可以提前毕业上班。”

“我有这么行的女儿，值得，就让她闯吧。什么国家干部不国家干部，像我们这么窝囊，有什么值得留恋！”李兴民越说越激愤，正说到高昂处，忽然又长叹一声：“唉——她怎么不早一个钟头打电话回来呢！”他为自己刚刚在两位老首长面前做出的选择，陷入深深的悔痛之中。

这一天，天很蓝，阳光很亮，李兴民的心间，则阴沉阴沉的。他最后一个走进县委礼堂，眼睛都不好意思跟代表们接触，径直走到两天来一直属于他的位置。

会场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嗡嗡的声音，人们在议论着什么，谁都听不出来，李兴民则觉得谁都在议论着他。“没骨气”“业务型干部，打不了硬仗”“就凭这架势，还要当县长副县长！”“我们可害了李兴民，帮了倒忙。”“要是我就不放弃，看他们把我枪毙不行？”他总觉得有这么些话像针尖一样刺着他的后颈。动也不敢动，脑袋转一转的勇气都没有，他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窝囊。

四张选举票递到他的面前，一张黄的，选人大主任；一张红的，选县长；一张浅蓝色的，选人大副主任；一张白的，选副县长。“文其菲”三字也赫然纸上，他感到很扎眼。人大办公室主任讲述着选举——画圈圈的方法，声音在兴民的耳鼓里震动，但他大脑里老是嗡嗡的，身旁的人开始画圈圈，他不敢看人家怎么圈，但眼睛还是斜过去，主任、县长，身旁的人都圈了。他轮流着翻着四张选票，不知翻了多少回。“慢慢填，神圣的一票！”主席台上有话传下来。他抬头一看，好些人都想挪动了。原来，这实质在提醒代表们：快填吧，内定好的，你们就相信吧，别自己去琢磨了。李兴民这才在红的、黄的两张上各圈了一个圈，又在蓝的、白的那两张上挑自己心仪的名字圈了几个圈，然后折起来，等着主席台叫投票。“慢慢填，神圣的一票！”又一提醒飘下来，会场还没动静，只是嘈杂声有点大起来。“神圣的一票，自己拿主意。”可能是嘈杂声大点了吧，一个忠告又从主席台上扔下来。

“都填好了吧？”人大办公室主任在走道里走来走去检查着画圈的进度。

“好了！”主席台上发话了，“从第一行开始，一个跟一个，到投票箱前投票，投完票，各位代表先到会场外稍作休息。”

李兴民跟着缓缓流动的人流，双手把票插进投票箱里，走出了会场。大院里人们三五成群，抽烟的，说笑的，交头接耳的，他头都不敢抬，默默地顺着他熟悉的路，直往卫生间走去。看到一扇张开着的厕门，他忽然来了要大便的感觉。“躲进小厕成一统。”他的心自嘲着，走了进去，蹲了下来，他真想今天是便秘。

会议又开始了，嗡嗡声更大了，代表们脸色生动了好些，气氛也活跃了好些，很快就要公布选举结果。主席台的各位，神情肃穆。

“现在，宣布选举结果！”主席台上一个响亮的声音。

县长——满票！

人大主任——满票！

……

副县长……“文其菲，62票，不过半”，“李兴民，108票，当选！”

蓦然间，“哗！”会场激奋起来，“哗哗啦啦！”雷鸣般的掌声顿时爆满全场，很多代表站起来，缓缓地，比肩接踵地涌到李兴民的身旁。“李主任，祝贺你！”陈忠慧大声喊着，第一个伸过手来，李兴民还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望着向他涌来的人群，一脸茫然，陈忠慧的手伸到他的心口处，他下意识地握了握，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出话，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会是这个结果。陈忠慧看出他的疑惑，痛快地说：“我们在选票上写上你的名字，再圈上圈，管他候选不候选！”“李主任，合法的！”“人民支持你，大胆干！”

“请市委组织部高日富部长讲话！”主席台上传下话来。高日富从主席台后排座中站起来，缓缓走向讲台。他中等微胖的身材、阎维文一样的长相，张扬着男人的英俊，又透出女人的秀气。他双手支着讲台，微笑着向代表们点了点头。

“代表们！县人大、县政府新的领导班子按照法律程序产生了，这次选举是合法的。我代表市委向大会当选的县人大、县政府所有的班子成员，表示衷心的祝贺……”

高部长在缓缓地说着，面容含春，话意殷殷。

李兴民专注地听着，听着，心情平静下来，为党组织的领导人 against 人民代表的尊重，涌起了感激之情，也为自己今后在新的台阶上开展工作，看到一片光明。

一辆丰田小客车在深圳市深南大道上奔驰，深圳市组织部的小张把李兴民带到N区报到，他受市委组织部的派遣，到深圳挂职学习来了，挂职时间半年。绿色的草坪，崭新的楼房，“中兴手机”巨幅广告，“发展是硬道理”的巨幅标语……眼不暇接地从车窗外掠过，小张得意地介绍着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李兴民听着听着，三个月来一直压抑的心情，透进了几丝亮丽的阳光。

当选为副县长的这三个月，李兴民一直被搁起来，县政府班子不给他分工，而计委主任的职务又被免了，他被“悬”在半空中，手不够天，脚不着地，在家也不是，上班也不是，计委原有的一部日产三菱吉普被新任主任专用了，县政府几位正副县长，分工明确的都每人一部车，“车上车下”，而没分工管什么的，事务局也不给他派车。平时或者走路，或者搭计委主任的便车上下班，部、委、办、局的干部们见了面，都“县长”上“县长”下的，但每次听到这称呼，他都感到耳颞发麻，手臂上直起鸡皮疙瘩。这民选副县长的职务，对他来说，只是累赘一个。市委组织部在他当选的第二个星期，就派下人来，调查“李兴民选举作弊”行为，一查就查三个月，组织部来人对他：“调查期间不予安排工作。”查到最后，还是代表们的自觉行为——李兴民表示服从组织的那一天晚上，好些代表们正坐在街道边的大排档喝茶，聊着县里选举新鲜事，交流着组织部如何找他们谈话，他们如何答复的话题。陈忠慧的情绪最激动，声音也最大：“下午刚叫我们举手通过选举程序，晚上就自己来违法了。净干这些缺德事。”“每次来就是当工具，”“人大人大，人家大，不是我们大！”

“这次我们要自己‘大’一次，大不了我不当这个党支部书记，这有啥。我去跑买卖比这强百倍！”陈忠慧越发激昂地说。

“就怕李主任顶不住，他毕竟是吃政府饭的。”一位代表提醒说。

“对，我给他打个电话，打打气。”陈忠慧于是给李兴民打电话……打完电话，陈忠慧异常沮丧，嘴里嘟囔着：“看错人了，看错人了。”

正在这时，林盛山从李兴民家开车来到他们中间，他把李兴民的苦衷告诉了大家，代表们只是叹气。

“他都自己放弃权利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我们在选票上写上他的名字，再画上圈，同样有效！”陈忠慧消除了对李兴民的失望，果断地说。

“对，选举程序上明确说的，但我们这么些人，怎么够票？”

“我们尽我们一份心意，反正不做傀儡。”

代表们越围越多，各个镇的都有，有好几个还表示：回去睡觉时，向同房的代表说。

林盛山一直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大家的议论，听到这个程度，他似乎来了某种信心，忽地把陈忠慧拉到一旁，问：“全县有多少代表？”

“170个。”陈忠慧回答。

“各镇是多少？”

“大概120个！”

“不就九个镇吗？都住在哪几个酒店宾馆？”

“永兴、振兴、福兴三个宾馆。”

“我们一个个房间找代表，都没多少工夫呀！”

“对！熟悉的打电话，不熟悉的上门说。”

“开始吧！”林盛山说完，向周围的代表们竖起“V”型指头，就启动他的日产“2400”农夫车，“嘟”地开走了……

组织部来人怎么引导，怎么取证，都摊不到李兴民的头上，陈忠慧站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拄着锄头柄拍着胸膛大声向前来调查的人说：“如果这也是犯法，你们要抓就抓吧！”

林盛山则说：“我也是人大代表，我把我的看法向代表们说，也犯法吗？”

调查不了了之，李兴民于是把职“挂”到深圳来了。

N区招待所到了，小张在总台给李兴民办了手续，就帮李兴民提着行李，直奔3

楼10号房间。刚开张不久的招待所房里崭新的红地毯，宽大的席梦思双人睡铺，空调、电视、写字台、手扶椅、长短沙发、卫生间，一应俱全。李兴民胸口涌上一股温暖，正要发出感慨，小张就先开口了：“条件差一点，李县长包涵包涵。”李兴民脸红起来，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小张继续着他的话题：“组织上交代了，住的费用区里负责，你别操心，招待不周之处，你尽管说，吃饭在区委处级干部公共食堂，日管三餐，一天交5块伙食费，实际上，区里补25块。”李兴民不由自主地“呵”了一下，小张眨眨眼，微微笑：“其实谁都一样。”放好了行李，小张看看表，对李兴民说：“快十二点了，区委组织部部长、机关事务局局长、乡镇企业局局长都在牡丹厅等你，我们招待所的包间，是专门接待贵客的。”李兴民突然感到自己高大起来：“好吧，我们走！”

几十平方米的大包厢，红毯铺地，对着门口的大墙壁上，裱着一幅精美的牡丹富贵图，一侧是卡拉OK音响，音质清纯，一位秃脑袋的矮胖个子正对着电视画面嚎着《春天的故事》，几个衣着考究的男子跷着二郎腿，靠着真皮沙发闲聊，大厅中间是铺着彩布的大圆桌，估计可围坐15位客人，5位穿着红色旗袍的服务员，早已倚立在大圆桌的周围。小张带着李兴民刚跨进包厢门口，就大声报告：“贵客到了。”几位男人都缓缓起身，嚎歌的也放下麦克风。“欢迎欢迎”，几位主人同声表示。小张敏捷地插到他们中间，首先向主人们介绍李兴民，然后，一一向李兴民介绍几位男主人：“这是区委组织部王部长。”李兴民赶紧伸过手去。王部长圆圆白白的脸，和蔼地轻轻地说：“欢迎欢迎。”说着给李兴民递过名片：“今后有什么事，按名片找我。”李兴民一时慌乱，下意识地摸摸裤袋和衣袋，“对不起，我忘了带名片。”其实，他当选副县长三个月来，还没印过名片，严格地说，不想印名片，没心思印名片。他赶紧掏出笔，对部长说：“我留下手机号码吧。”小张紧接着介绍：“这是机关事务局的刘局长。”刘局长国字方脸，容光焕发：“刘某又多了一个服务对象，有幸有幸。”“这是乡镇企业局的吴局长。”刚才嚎歌的秃胖子亲热地搂着李兴民，大大厚厚的嘴巴咧开来，把两腮的肉挤得遮住了耳朵：“咱哥儿俩以后就是好搭档了。”接着，他指着身旁西装革履，身材魁梧、英武潇洒的中年男子：“这是秘书科赵科长……”“我们坐下吧！”王部长招呼一下，自己先在大圆桌前坐下，接着拉李兴民坐在自己身旁，各位局长、科长、秘书依序坐下。王部长公事公办地对李兴民说：“你安排在乡镇企业局挂职，我们这里各个区是正厅级，各个局是处级，你就挂个副局长吧。”他继而转向秃胖子，“吴局，李县长挂职期间，他的工作和待遇，都跟你们的副局长们一样，我就代表组织在这里向你交代了，啊！”“好说，好说，部长发话，

我们照办。”他接着把嘴巴凑近李兴民的耳朵，“你放心，会让你过得开心的。”

“部长，我们开始吧！”刘局长举起了精致的玻璃小酒杯，杯中晶莹的液体发着诱人的亮光。服务员端着茅台酒的酒瓶，侍候在一旁。

部长举起酒杯，轻声地说：“为我们李县长光临，干杯！”说完仰起脖子干了这一杯，用杯口对着众人晃了晃，接着说，“我心脏有点问题，就带头这一杯，你们各位尽兴吧！”

服务员给大家斟第二杯酒，斟到王部长时，王部长摆摆手，刘局长接过酒瓶，往王部长酒杯里倒，“领导随意，领导随意，能喝多少喝多少。”而后，他向李兴民举起酒杯：“李县长，今天为你接风，刘某我先干为敬！”脖子一仰，咕噜一声，一杯又干净了，他倒举着酒杯让李兴民看，没有一滴液体滴下来，“李县长，你看，一口到基层，真干加实干，你是县里来的，作风应该更扎实吧。”李兴民当计委主任时，请过也陪过不知多少酒宴，但因为身体瘦小，不胜酒量，都没喝过多少酒。这三个月的“空头副县长”，没出过多少酒宴，除了林盛山、陈忠慧他们，也没人请他喝过酒。今天刚到深圳，遇上如此场面，真是受宠若惊，也是感激万分。因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承蒙各位领导抬举，我从命。”仰起脖子，也把一杯灌进去。

“李县长，我看你是好酒量，从今以后，我们是哥们儿了，来，感情深，一口闷。”秃胖子一仰脖子咕噜一声，把空酒杯举在秃头之上，笑咪咪地看李兴民。李兴民说了声：“谢谢，”也就跟着干了。“李副局长，”赵秘书过来了，他按照这边挂职的职务称呼李兴民，李兴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赵秘以后有服务不周之处，请多多指正。”赵秘书又向李兴民举起了酒杯。

“喝汤了，喝点汤再喝，”王部长发话了，“我看你们也不能这样轮着对付李县长，李县长是客人，要礼貌点。”

赵秘酒杯已举到半空，哪有收回的道理，“下级敬上级，不干没道理。”话刚完，酒干净，他抬起手，手掌向下压了压，对李兴民说：“李副局长，您随意。”三个月来，就今天像个人样，像个官样。他也弄不明白，他这么个土小官，在这贵客如云、人才济济、堆金砌银的地方干吗还这么受尊敬？但不明白归不明白，感动归感动，局长们的酒，他都对敬了，赵秘的酒，他会不回敬吗？他连声说：“谢谢，谢谢！”也就又一杯入肚了，扶着桌沿缓缓地坐下来，他感到脸烫脑热，视线蒙蒙，一张张笑脸，好像银幕上晃动的影子，但他心里还是清醒的，“千万别醉，千万别醉，”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喝了一大口橙汁，就拿起汤匙往他面前一个炖木瓜的肚子里舀，舀出鱼翅汤送进嘴里，一股香甜直透心脾，他接连喝了几口，大脑清醒了，他们几

个，说着酒话，相互间敬了又敬，不知又干了几杯。吴局已经把酒瓶抓在自己的手里，给几位倒酒，又给自己倒，把姑娘们撇在一边。他提着酒杯走到李兴民身边，往李兴民杯里斟满了，又为自己添了一杯：“李县长，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部长在上，你我都是党的干部，我们就让党放心！”说完就干了，李兴民也干了，他用拿着酒杯的手搂住李兴民：“赵秘书以后就是你的好伙伴，他从兰州调来，几……几个月了，家属还……还在那边，单身一人也……也在机关食堂吃饭，晚上要……要解闷，赵秘书带路，来特区学习，就要学特区的风格、特区的气质、特区的精髓，单位工作的那几条套路，哪里不一样？”李兴民那颗被霜打了几个月的心感到分外温暖，他站起来，抓住秃胖子的手臂，感激地摇了几下，秃胖子转向赵秘书：“赵秘，九月初去欧美那个团，办了没有？”

“正在办！”

“你把李县长加进去，”他转而问李兴民，“李县长，你去过欧美吗？”

李兴民一阵惊喜，真有接到天上馅儿饼的感觉，但立刻想到自己囊中羞涩，万一由自己或县里付考察费的话，那就很难堪，因而只淡淡地回答：“没有。”“那就好，”秃胖子大声说，“你考察中国的特区，还要考察一下人家欧美！”

012 李兴民接过秃胖子手中的酒瓶，往自己杯里倒满了一杯：“王部长、吴局长、刘局长、赵秘书，我李兴民今天就醉在这里了。请接受我的敬意。”一杯干完，他又要自己倒一杯。王部长接过他的酒瓶，摇了摇，问服务员：“喝几瓶了？”服务员说：“三瓶了。”王部长站起来，往每人杯里都倒了一杯，“每人干完这杯就都吃饭了。李县长刚到，我们不能闹得太累了。”

四

中午，李兴民和赵秘书在机关食堂吃饭，今天是瘦肉炖豆腐，外加牛肉炒青椒，汤水自己盛，很对口味的。赵秘书边用汤匙往自己口里送饭，边用耳机收听着什么，一个像火柴盒一样的收音机放在饭桌上。他咽下一口饭，对李兴民说：“你把身份证给我，我下午到公安局帮你填出国考察表。”“这么快？”李兴民问。“快？这是为你补办的，填了表，送过香港去，那里还要跟欧州和美国方面的承办人联系，来来回回，起码要一个半月。这个团很特殊，先去欧洲五国，再回香港，又从香港到美国，总共40天。”

“每人要花多少钱？”李兴民不无忧虑地问。

赵秘书看看李兴民的神色，说：“人民币六万多，你别担心，局里全出，副局长出国，局里不出费用？”赵秘打趣了一下，伸过嘴巴靠近李兴民：“局里正愁着没理由花钱呢。这次局里去的，就是你和我，十来万块钱，算个啥。人家早在局里的，早出腻了。”

“局里收入主要靠啥？”

“财政那块就别说了，除这以外，主要靠地租、房租和几个电子元件厂上缴的利润。一年下来，千八百万吧。”他拍了拍李兴民，“不说那么细了，反正，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不到深圳就是不知道你的钱少了，哈哈！”他打了个隔儿，饭差点卡了他的喉咙，他擦擦眼泪，喝了口汤，又凑近李兴民悄悄地说起来：“你知道吴局交代我每月给你补多少？3000块，够零花了吧？当然，工资出差费回你们县领，出国可能还会发些美元零花。我们这边，有客人来，都是很热情

的，吃饭花得了多少钱，头儿们都懒得出，很多次都是我这秘书顶，反正我也都在外面吃饭。按常规，那天我和事务局随便一个副局接你也够格了。你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高规格吗？”

“为什么？”这一直是李兴民心里的谜团。

“你是正儿八经的民选副县长吧？”

李兴民觉得脸热起来，点了点头。

“王部长，吴局都知道你的事。”赵秘书继续说，“他妈的，民选的就坐冷板凳？都什么年代了，还来那一套。我们这边，正酝酿着推行镇政府一把手直选呢。我们吴局，你别看他像个土匪，人很好的。他主持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他不加任何干涉，完完全全尊重民意。一般说来，各省的干部到我们这边挂职，都是三个月，你则是半年。王部长觉得奇怪，向你们新州市询问，才知道原委。他很恼火你那边的做法，而且把这底细告诉我们吴局，我们吴局就非要超规格接待你啊。”

是这样，特区真不愧是特区啊！李兴民激动不已，掏出手机拨了吴局长的号码，“吴局吗？你好，我是老李——您的部下，我听了赵秘的一番话，太感激你们了，特区跟非特区，真是两种天地啊！”

“老李，咱兄弟别说外话，你在这里，好好地看，好好地听，好好地玩，我不是说，你要学特区的风格、特区的气质、特区的精髓吗？赵秘很快就帮你办出行的事，有机会，你再打开更大的眼界。”

赵秘书接过手机：“吴局，我下午办，你放心吧。”

赵秘书挂了机，转而对李兴民说：“我们这边民主意识是很浓的，我到这里几个月，我认为，什么是特区意识，那就是市场意识加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主要来自市场意识，来自高素质的人群。你知道我是怎么跑到特区来的吗？我就是忍受不了那一套，我在那边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副处级，但你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噢，这个表达还不准确，应该说只是会说好话的工具。若说不好听的话，那你就变成废工具，那局面太沉闷了。我逃到特区来，碰上吴局这边招聘秘书科长，九百人竞聘，我有幸应聘了。在局里，我是最穷的，人家上班都有自己的车，我坐公交车，我是副处级，在这里是科级，但我情愿，我喜欢这里的气氛。我也看到奔头。”

“赵秘书，我们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老实说，你的话，我也都想到，但在我们那边，想说都没地方说。我青年时代，年轻气盛，初生牛犊，敢贴县委书记大字报，被赋闲了半年多，半年多干什么，就读马列原著。我记得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实行民主选举，对不称职的公职人员，人民随时